考信錄

豐鎬考信錄卷之六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安業門人石屛陳履和校刊

成康之際

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詩周頌）

衛宏毛詩序云執競祀武王也不顯成康傳云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由是鄭孔以來皆以此成康爲稱武王語余按自彼成康猶所云自彼氏羌也惟氏

羗之爲二國名也故自氏羗以東則云自彼氏羗惟成康之爲二王謚也故自成康以降則云自彼成康若訓以爲成大功而安之豈得謂之自彼乎哉宋歐陽永叔作詩時世論朱子詩序辨說皆以此篇爲昭王以後詩以昊天有成命篇爲康王以後詩其說㠯是今從之說詳見後條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周頌 詩

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熈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周語

衛宏毛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氏詩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韋氏國語解云文武修已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後之說詩者皆從之至宋歐陽永叔始駁其謬朱子詩序辨說論之尤詳今載其說於左

歐陽永叔作詩時世論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

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為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以頌皆是成王之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執競曰不顯成康自彼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耳然則執競當是昭王以後之詩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皆以為武王由其以頌皆為成王時作耳以為成王康王豈不簡且直而於詩

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文理亦不完而難通學者何苦從其迂曲而難通者哉

朱子詩序辨說一則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以附已意其迂滯僻澀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辯明矣然讀者狃於舊聞亦未

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爲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爲祀天地而爲祀成王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爲王誦

之謚而韋昭之注大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爲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爲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爲王誦之謚乎蓋其爲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

余按詩與國語之文明矣歐陽子朱子之辨詳且盡

矣蓋周之受命始於文王克商始於武王然奄淮夷未平而商遺民亦未心服迨成王之世周公東征而後四方始靖至康王而後安享之故傳云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不云成王息民者成王之初四方猶未靖也故文王謚文言始以文德受天命也武王謚武言始以武功戡大難也成王謚成言商奄始靖王業成也康王謚康言天下無事但撫安之也攷此詩言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言文王武王始受

天命有天下也至於成王承家故業爲天子可以康矣
而不敢也猶夙夜敬畏天命益懋其德是以能克商
奄淮夷以靖四方肆其靖之之靖即成王靖四方之
靖然則此詩即無成王明文亦斷斷必爲成王之詩
而况已明言成王也即言語不言爲成王之德亦斷
斷不得移置之於文武而况國語又明言爲成王也
故今從歐陽子朱子之說置之成王篇中
又按自宋以來釋此詩及執競篇者多從序說或云

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然則洛誥之王如弗敢基命定命亦將以爲非告成王

魯頌之奄有龜蒙亦將謂魯至僖公時始有龜蒙之地哉況傳稱成王靖四方靖也者亂而安之之謂也方且可謂之靖四方乃反不可謂之奄有四方乎或云酒誥稱成王畏相惟助成王德顯皆非周之成王夫成王畏相相對爲文助成二字相連爲義皆與此文不類此文成王上無他文下有不敢康之語成王

之爲一人甚明況執競之成康連言之者哉若以爲詩故凡言成王者皆不得爲成王則傳所稱夾輔成王成王定鬯成王周公之命祀亦皆將以爲武王乎原其所以穿鑿附會務以成康爲武王者無他狃於前人之說以爲頌皆周公所作周公制禮作樂不應無祀天地及祀武王之詩自周公後不當復有作頌者耳不知以此詩爲祀天地武王者序之言耳非經自言之也周頌三十一篇其中稱天及武王者甚多

何所見必此二詩然後可以祀天地武王詩之逸者多矣又安知祀天地武王者之非已逸乎周公以後不當有頌則何以宣幽之世尚有大雅又何以春秋之時魯尚有頌豈侯國可以作頌天子反不可乎若謂成王非世室不當有祀成王之詩則祀成王時將遂無樂乎而武王當周公時亦不得遂立世室也嗟夫國語以常棣爲周公之詩與傳相抵捂者則人皆信之此詩之言爲成王與經相合者則人不之信朱

予於序之說而未正者雖委曲難通皆相安爲固然至此詩正序之誤辨說詳晰而反極力以攻之宋玉曰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韓子曰小慙亦蒙謂之小好大慙亦蒙謂之大好小稱意人必小怪之大稱意人必大怪之吾始未以爲然及讀周頌而後深信其不謬也豈是所非而非所是人情固當然乎周頌非周公所作說已見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補成有岐陽之蒐 左傳昭公四年

此未知爲周公存時事抑周公歿後事既無可考未便置前篇中故錄於此

僞古文尚書有君陳篇其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余按此篇襲讀緇衣數語見於坊記玩其語意乃人臣相語誡之詞非君命其臣之言也何者君人之道以能受言爲賢但取其謀之益於民而不必其謀之出於已故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臣人者則不然但求其圖

之受其益而不必已之擅其名是以善則歸君過則歸已故此言出於人臣之口則爲忠出於人主之口則不可以爲訓成王周之令主其必不出此言明矣

又按書君奭篇乃周公誥召公之詞周召位皆三公同朝事主是以相稱爲君春秋傳鄰國諸侯皆相稱以君若君處北海君命敝邑之類是也未聞君而稱其臣爲君者然則君陳當爲同僚相稱之語是以篇中有此文非成王語也且君陳分正東郊非居帷闥

而拾遺補闕者可比成王告以此言欲何爲乎此序不見於史記周本紀疑與僞書同出一手然則君陳之尹洛亦未必有此事矣又按論語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所謂政者一家之政也故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今僞書以爲國政亦與孔子之意相背包氏之註論語以孝乎惟孝爲句然則包氏未嘗見此篇矣包氏不見則是書不出於安國也大抵此篇之語多采之古傳記故今不錄

附錄○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

萋萋雝雝喈喈 詩大雅

附錄○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 周語

存參○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詩序

按鳳鳴岐山不知的在何時大雅周語皆無明文惟詩序以卷阿爲成王時所作或鳳鳴卽在此時與然未有以見其必然姑附錄於成王之世而存序文以待參考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冐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

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書顧命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

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同上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

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書康王之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同上

蘇氏云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使

則公在必不爲此余按康王之誥諸侯咸在九月之閒安能遽至此必成王葬後之事狄設黼扆之上蓋有闕文非皆癸酉一日內事也故顧君云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有脫簡而後之說書者遂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之論而不思初崩七八日之閒諸侯何由而畢至乎又云狄設黼扆綴衣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自此以上記

成王顧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卽位朝諸侯之事也又云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並詳其日月而王不書金氏以爲其間必有闕文然則顧命之脫簡又何疑哉由是言之則康王與卿士之冕服在成王葬後非未葬而冕服明矣蓋顧命康王之誥伏生本合爲一因其間有脫簡前後首尾不具故後人分兩篇之時不知當於何處畫斷誤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康王

之誥之首是以狄設黼扆之文遂割屬於上篇之末耳蘇氏不知其有脫簡故於諸侯之至不能爲解乃以問疾之諸侯當之然觀康王之誥尤重諸侯故曰建侯樹屏曰爾身在外此篇之作尤重於朝諸侯故曰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曰諸侯出廟門俟曰東方諸侯入應門左西方諸侯入應門右則是諸侯畢至明矣若止問疾之諸侯其人數必不多何得舍在內之百官卿士不言而反斤斤焉於其少者詳記

之乎至顧君以此爲周公所制之禮謂釋三年之喪以盡斯須之敬又謂康王當太平之時爲繼體之主而史錄其遺文訓誥以爲一代之法則於事理亦尚未合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其見於書傳者舜禹啟太甲武丁之事皆然及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不幸羣叔流言周公東避遂不得終其攝至成王崩召公鑒前之禍故於葬後遽奉康王以朝諸侯其後春秋之世嗣君皆於葬後踰年即位蓋

始於此故史錄之爲書誌此禮所由變故曰王麻冕黼裳曰王釋冕反喪服喪未畢而朝諸侯者前未有此禮是以詳記其服謹其始耳非以此爲當然而著之篇以垂法也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傷周公召公處事之變而不得復然也故今申其說而正之說並見前周公篇中

補 康有酆宮之朝 左傳昭公四年

齊魯韓三家詩皆以周南之關雎篇爲康王時陳古刺今之作故漢書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列女傳云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余按論語孔子稱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則關雎乃和平中正之音詠歌當時之盛事者非刺詩也而細玩通篇之詞亦絕無刺時之意且康王之世乃周久道化成之時君子淑女莫如此時爲多然則謂爲康王之世或未必誣謂爲刺詩則斷非也故今不采漢書列女傳文說並見前文

王篇中刑于寡妻條下

附錄○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逸書）

按史記書序並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與此文意似異但此乃漢書所錄孔壁古文似不應誤又未見其下文如何難以懸斷姑列之於附錄至僞書畢命篇語多勦襲文亦雕琢乃因史記書序之言而衍之者故不載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史記周本紀）

此語似有所本於理亦當如是故存之

附錄○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詩大雅

衛宏毛詩序云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鄭箋釋成王之孚云孚信也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余按文王之什稱文武之功德者凡六篇皆明稱為文王云云武王云云未有含混其

詞者蓋詩作於成康之世不舉其謚則無以別於今王故也其餘四篇則不然棫樸言勉勉我王似稱現在之君者然旱麓言豈弟君子正與泂酌卷阿文同皆不似追述文王語而文王時亦初無六師也靈臺一詩前於文王篇中已辨之矣至此篇所云昭哉嗣服繩其祖武者玩其語意皆似指繼體之君尤不類創業之主恐所謂成王之孚者即謂成王非武王也蓋文武受天命者也成王繼而述之是以永保無失

故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繼成王者必法成王乃謂之孝故三章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欲嗣成王之功必復文武之跡故四章曰昭哉嗣服五章曰繩其祖武也如此訓釋似於事理爲近較之以成王爲成我周家之王道者於文理亦殊自然矣大抵三代以上賢臣哲輔於守成之世尤致慎焉不但召誥無逸聖賢之儆戒然也即詩人亦多於頌禱之中默寓勸勉之意洞酌卷阿其顯然較著者下至穆王之世祈招

之詩猶以如玉如金而無醉飽爲詞則知古人立言之體往往如是固不得盡以爲稱功頌德詩也況成康之際正當王化之成當時群臣豈得絕無贊揚箴規之語見於經傳亦不得盡以爲詠歌文武詩也但傳註皆未有言及此者故今不敢直斷爲然姑附錄此文於成康之世以見其大凡而識其說如此後世有卓識之儒出當有以決之也

附錄○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

康王 左傳昭公十二年

附錄○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詩曹風

按丁公之仕王朝見於尚書其餘諸人則未知其果仕王朝否也郇伯舊說以爲文王之子然郇世爲諸侯則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文王子也故並附錄於後

備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 史記周本紀

昭王

補昭王南征而不復 左傳僖公四年

備覽○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 史記周本紀

帝王世紀云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余按昭王不復之故經傳文缺不可詳考若果別無他故但見惡於船人何至遽行弑逆船人

自以私怨弒王其國之君何以不討嗣王何以亦不問乎船人或作楚人然是時楚境尚未至於漢也恐皆後人之所附會故今但錄左傳史記之文庶不失闕疑之義

備覽○立昭王于滿是爲穆王上同

周語云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余按此與史記所載劉媪夢與龍交事正相類皆里巷不經之談耳丹朱鬼矣

女安能憑化人而生子穆王果丹朱所生則非昭王子矣又安得繼周之統而爲天子乎

穆王

補 穆有塗山之會 左傳昭公四年

備覽○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之政作臩命 史記周本紀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周語

按國語之作主於敷言與左傳主於紀事者不同故

以語名其書猶孔門之有論語家語也然其語亦非當日之語乃後世之人取前史所載良臣哲士諫君料事之詞而增衍之以成篇者是以言中所述古事率多荒誕不經與經傳相悖者十而八九而其文亦弱而不振繁而不節也且以左傳較之有同一事而所言亦同一意者在左傳不過以數語了之而意已足至國語則鋪張支蔓旁引疊出累牘而未肯已其爲後人所衍明甚惟其篇首所記之事以爲言張本

者及篇末所記以驗其言者雖不悉實要之合於經傳者多而其文亦簡直疑此本之舊史原文是以獨爲可據耳故今於篇中所稱引往事卽無顯然之謬亦僅列之備覽而篇首尾所記本國本時之事審無可疑則仍從傳例次經一格書之至篇中所敘之言則但摘取其一二語以見大意而所衍繁文弗盡錄焉均此一書夫豈有所低昻於其間亦信其可信者而已矣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左傳昭公十二年）

史記秦本紀云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後漢書云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

而無權不忍鬬其人故敎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亦本此以爲說余按前平穆王者有魯公之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後平穆王者有宣王之常武曰震驚徐方徐方來庭則是徐本戎也與淮夷相倚爲邊患叛服不常其來久矣非能行仁義以服諸侯亦非因穆王遠遊而始爲亂也且楚文王立於周莊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

五十餘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而安能與之共伐徐乎故張氏史記正義引古史考文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得救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是前人固已非之矣蓋穆王本巡遊無度者故傳稱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後世稱造父者欲神其技因取偃王之事附會之以見其有救亂之功稱偃王者欲表其美因又取穆王之事附會之以爲能行仁

義而諸侯歸之耳初未暇計其乖舛於事理剌謬於經傳也韓子之文雖出於酬應不得已而作然采邪說以惑後世亦非大賢所宜爲也故今悉不錄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

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書呂刑

按舜典之贖刑自別一法以處夫罪不至於刑而不可竟赦者非罪本當刑而許以金贖也若五刑果有疑自當酌量減免豈得反因之以爲利蔡氏書傳云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歛民財夫子錄之盖亦示戒其

論當矣蓋周之衰自穆王始故錄此篇以志文武成康之法之所由變爲後世變祖宗之法以聚斂者之戒與後錄文侯之命篇意同此見周道之始衰彼見周勢之所以不再振也蔡傳又言書傳多稱甫刑疑呂之後爲甫按呂與甫古多通用故詩崧高揚水皆作申甫而春秋傳皆作申呂此蓋傳寫異文非改之也舜亡之贖刑說已見唐虞舜相堯篇中

備覽○穆王崩子共王繄世本作伊扈立史記周本紀

共王懿王孝王

備覽○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一年王滅密（周語）

按征戎監謗皆彰彰耳目者此細事耳有無未可知也故列之備覽

備覽○共王崩子懿王囏（世本作堅）立（史記周本紀）

備覽○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同上）

備覽○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

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玁狁通用）之故（漢書匈奴傳）
衛宏毛詩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余按漢書以為懿王之世詩人疾而歌之史記稱懿王時詩人作刺似亦指此而言則是漢時齊魯諸家說詩皆如此也今玩其詞但有傷感之情絕無慰藉之語非惟不似盛世之音亦無一言及天子之命者正與史漢之言相符然則齊魯說此篇

者必有所傳而然非妄撰也且文王之世初無有所謂玁狁者而文王亦未嘗奉紂命以征伐前於文王篇中固已詳辨之矣故朱子云此未必爲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其論當矣然亦以爲遣戍役之詩則猶依違於序說而未得其實陳潯呂樂天遊

戊申記疑嘗辨之今錄於左

戊申記疑一則采薇明是役畢還歸之詩序以爲遣

戍役未出門而曰昔我往矣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又言將來雨雪霏霏何由而知之方出門不數其銳氣乃言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豈欲其軍心之懈怠耶小序之謬類如此朱子於此條獨無論辨不知何故

○按此辨明甚以史記漢書證之尤無可疑者詩序之謬不待言矣故今采史漢之文載之但謂爲懿王之世則經傳皆無明文故僅列之備覽說並見後宣王篇中南仲條下

備覽○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史記周本紀

備覽○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邱人言之

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邑之秦

史記秦

本紀

史記稱孝王欲以非子爲大駱嗣以申侯言廼分土

爲附庸按秦本周畿內國邑故秦仲爲宣王大夫伐

西戎莊公爲西垂大夫居犬邱非附庸也詩曰錫之

山川土田附庸孟子曰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

於諸侯曰附庸今秦不惟直達於天子且爲王官矣

安得復爲諸侯而爲之附庸乎蓋秦與鄭虢其初皆
王朝之卿士大夫食采於畿內周室東遷各君其國
乃列於諸侯會盟子長以其初未成爲諸侯未暇詳
核遂疑以爲附庸至襄公乃受王命而爲諸侯失之
矣且所載申侯語亦殘闕不足信而是時申亦未封
爲諸侯故今刪而存之

備覽○孝王崩復立懿王大子燮是爲夷王史記周本紀

按懿王之崩子君弟不得立而立孝王孝王之崩子

又不立而仍立懿王子此必皆有其故史失之耳否則孝王乃懿王弟兄終弟及而仍傳之兄子於事理爲近然不可考矣史記又稱諸侯立懿王大子燮按立君大事自有朝廷大臣主之非若春秋之世王室微弱乃藉外兵以復國也諸侯安得操其權乎恐子長亦以春秋時事例之耳今刪諸侯之文

夷王

迺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戴記郊特牲篇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唐柳子厚遂據此文謂夷王害禮傷尊爲王室微弱之證余按書康王之誥云王出在應門之內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召公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右但云在應門內而無躋階之文則王非在堂

上明甚然則夷王以前未必絕不下堂也春秋傳齊桓公受胙天子命無下拜下拜登受晉文公受策再拜稽首出入三覲其事天子皆未嘗敢失禮王室微弱號令不行則有之朝覲之文未之改也然則夷王以後亦未必皆下堂也且記此篇於庭燎之百云由齊桓公始於肆夏之奏云由趙文子始於大夫之强云由三桓始獨此文不云由夷王始而云由夷王以下玩其上文語意乃作記者生於周室積衰之後傳

附其初之不然而無從考其所彷但約略之以爲當在夷王以降非敢以爲夷王時也觀小雅中大東菀柳諸篇幽厲之世諸侯猶苦於王室之誅求則夷王時不應遽至微弱而此傳亦稱諸侯並走其望以祈王身烏得遽謂下堂而見決爲夷王事乎故今不錄

又按古有師其臣者有賓其臣者成王之於周公拜手稽首故凡經傳稱君弱臣強者多自臣之僭禮言之若天子過於降抑此自其君之謙不必皆微弱而

後然故漢光武與子陵同寢唐神堯引羣臣升座而宋度宗亦嘗拜賈似道雖其是非得失不同要不因於君弱臣強之故然則王室之強弱亦未必盡在下堂與否也

備覽〇東王崩子厲王胡立 史記周本紀

豐鎬考信錄卷之六終

豐鎬考信錄卷之七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厲王

（補）至于厲王王心戾虐（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若用周必敗（周語）

釆國語事而於其言但節錄之說已見前穆王篇中

後並倣此

備覽〇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 史記秦本紀

按采詩遺制亡不爽雅國不甚則厲王之世諸侯叛者蓋多但古書缺軼無可考惟秦史尚存故史記得以采而錄之耳餘可以例推也

補 萬民弗忍居王于彘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按厲王之在彘左傳稱居國語稱流王天子也豈可

言流云居是也國語不及左傳此其一端

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周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同上

國語云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爲懟而怒乎云云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

余按周民之居厲王於彘苦其暴虐不得已而出之使不得肆虐於已耳非必珍藏之無遺青而後甘心也使民果欲甘心於王王何以能安然而居於彘果欲甘心於王王出之後何不更立他人而處王位者十四年王崩之後又何以共戴宣王而無異言乎蓋古者人情淳樸上下之間不甚猜疑故衛出成公以說於晉及晉許其復國盟于宛濮而國人無貳者況文武之德未忘於民心但以身在水火之中遂冐然

不暇顧慮而爲此舉王出則已不讐王也况大子乎是以宣王之立氏不畜怨亦不自危而宣王亦不復追理前事是其君臣相待猶然先代忠厚之遺安得有如後世所謂斬草除根之類俗乎且召公賢臣也於王子固當全之豈必避慝王之嫌而後如是諫王爲社稷也免王子亦爲社稷也藉令召公未有諫王不從之事將遂執大子以與國人而聽其殺之乎然則謂宣王避亂而并召公之宮或有之若謂國人圍

而欲殺之召公避嫌而後以子代之則必無之事也蓋緣春秋戰國以降風俗日偷君與民相疾視如仇讐然故疑此時宣王必不能自免於難因揣度附會之而爲此說耳今不錄

備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史記年表元年庚申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大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史記周本紀

竹書紀年稱共伯和干王位蘇氏古史乎云厲王

是亂諸侯無所適從共伯和者時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余按人君在外大臣代之出政常也襄公之執子魚攝宋昭公之奔季孫攝魯厲王既出周召共攝周政事固當然不足異也若以諸侯而行天子之事則天下之大變也傳曰干王之位禍孰大焉又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共伯果賢諸侯詎應如是春秋至閔僖以後天下之不知有王久矣然齊桓晉文猶藉天子之命以服諸侯不

敢公然攝天子事也況西周之世烏得有此事且夫召穆公周之賢相也能諫厲王之虐能佐宣王以興夫豈不能代理天下事而諸侯必別宗一共伯和乎齊桓晉文之霸傳記之紀述稱論者指不勝屈況攝天子之事尤爲震動天下而經傳反泯然無一語稱之亦無是理也竹書紀年唐人多有稱述之者其文往往與史記異以經傳考之自周東遷以後史記不如紀年得實如梁惠王有後元年齊伐燕在宣王世之類自周東遷以前

紀年不如史記近正如大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之類蓋此書乃戰
國時所撰東遷以後本之晉魏舊史而東遷以前則
簡策多逸或旁采異端之說以補之是以不能無謬
猶之史記紀漢事多得實紀三代事多失眞也共和
之名年意本因二相和衷共攝而稱之傳之旣久而
失其詳遂誤以爲有共伯和攝之撰紀年者因從而
載之耳至於今世所傳紀年一書則又不知何人所
撰唐人所引大半無之而其文往往反採之漢書律

歷志及僞古文尚書經傳此尤不足論矣古史又據春秋傳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及莊子共伯得之於共首之語爲共伯和之證然莊子所稱述本不皆實有其人而亦未見此文共伯之何爲干王位人也故今但據史記載之而紀年之文不錄焉其釋間王政之誤說見後宣王篇中

宣王 史記年表 元年甲戌

補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而後諸本多同或作二公非是）效官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杜氏左傳註云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林氏以此為周召事云二公與治王之政號曰共和蘇氏古史以此為共伯和事云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為政者余按周召皆王室之相厲王雖出二公之在本位自若也不得謂之釋位當厲王在

國時政固已共理之亦非待流於彘而後得與於王政也若以共伯和當之謂釋位爲去諸侯之位間王政爲干天子之權則而後效官將何解焉且予朝之爲此言因晉之納敬王故遮諸侯之忠於王室以責晉之不輔已耳故曰並建母弟以蕃屏周曰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曰携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周召皆王卿士不得謂之諸侯以此晉而共伯和干天子之權亦非忠於王室者比皆與前後文義

不類子朝之遽此何居焉蓋釋位效官本相對爲文

釋猶解也釋位者解官也間王政者待王政之間也

諸侯爲王卿大夫者因厲王在外故解官而歸其國

以待王室之定宣王有志振作而後來效王官之職

上下呼應本極了然分明但說者先有共和及共伯

和之成見在心務强合之爲一是以乖剌不通而不

知彼自一事此自一事也今正之共伯和之悞說已

見前厲王篇中

存殄○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詩序

綱鑑大全載此事於宣王六年征伐四方封申城齊之後繹史亦載之於常武崧高諸詩之末余按序文云承厲王之烈則是以爲初即位時事也且大雅自民勞以後篇次未有錯亂此詩既在崧高烝民之前則爲宣王初年之詩無疑故列之於此

存參○周宣姜后賢而有德宣王常早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王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列女傳）

此事未知有無然於理無所害惟其文太冗弱必後人所敷衍故今删而存之綱鑑大全從外紀載此於二十二年則此後乃宣王德衰之時與勤於政事語不符當以在初年爲是

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

史記周周本紀

按此文即本詩春秋傳所述而言二相謂周公召公也蓋宣王初政皆由大臣匡贊而成然二雅多稱召公者而周公無聞焉或者亦如唐蘇頲之於宋璟乎精使周公不賢召公亦未必能獨行其志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詩小雅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同上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同上

存參○宣王興師命將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書

衛宏毛詩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由是鄭孔以來諸儒之說詩者咸以出車爲文王詩南仲爲文

王臣而詩所謂王者紂也余按春秋之義莫嚴於辨
名分文王果受天子命伐獫狁則文王當自行不得
但遣陪臣帥師詩當稱王命西伯不得稱王命南仲
今直稱天子之命以命陪臣若其間初無文王者僭
邪亂邪非惟不知有君抑亦非所以尊天子也蘇氏
知其不通於是又曲爲說以天子爲紂以王爲文王
後人之追稱云然耳然王卽天子也一篇之中自天
子紂自王文王名實雜糅君臣同稱尚可以爲訓乎

天子之命陪臣則述之文王之命其大夫則又述之
御天子之命文王則無一語及之有是理乎且經傳
記文王之臣多矣未有稱南仲者而常武宣王時詩
有南仲（舊說以南仲爲皇父之祖誤說見後常武詩下）大王時有獯鬻文王
時有昆夷未有稱玁狁者而六月采芑宣王時詩稱
玁狁然則此當爲宣王時詩非文王時詩矣不特此
也六月稱侵鎬及方此詩稱往城于方其地同六月
稱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此詩稱昔我往矣黍稷方華

其時又同然則此二詩乃一時之事其文正相表裏蓋因鎬方皆爲玁狁所侵故分道以伐之吉甫經畧鎬而南仲經畧方耳故漢書以出車六月同爲宣王時詩古今人表宣王時有南仲而文王時無之而馬融上書亦稱玁狁侵鎬及方宣王立中興之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然則是齊魯韓三家皆以此爲宣王詩矣朱子云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是矣然云南仲此時大將不質言爲何時則猶未免

以先儒正雅變雅之說爲疑也夫雅本無正變之分而詩篇亦不無錯簡春秋傳吳季札聘於魯請觀於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杜註俱說見召穆公篇中則小雅固不在文武世而鹿鳴什中固有宣王詩矣南陔以下九篇皆笙歌之詩當次之鹿鳴之三而今反在杕杜之後常棣伐木天保與蓼蕭以下四篇皆燕享

之詩采薇出車杕杜與六月采芑三篇皆征戍之詩本當以類相從而今皆迭相間則今小雅篇次非當日之舊第明矣先儒既誤以詩爲周公所作又不知篇次之有錯簡但見六月篇中有稱吉甫明文勢不可并以爲文武之詩遂斷菁莪以上謂之正雅六月以下謂之變雅出車既在正雅又在南陔白華之前因不得不以南仲爲文王時人伐玁狁爲文王時事是以委曲遷就百方解說而理卒不可通然不可通

其失猶小而使商周革命之際事跡失實聖人之心不白於後世其失大矣故次之於六月之後以正其失

說並見前文王篇中

鄭氏以西戎爲昆夷玁狁爲北狄孔氏詩疏云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救戍役以玁狁爲主而畧於西戎也余按大原即今陜西固原及方皆在周之西北玁狁之國當在涇渭之間所謂西戎蓋即玁狁而變其文以叶韻耳玁狁之爲周患見於出車六月采

薇采芑四篇詳矣而傳記初未有言者國語有犬戎有姜氏之戎而史伯則但稱西戎足爲周患者皆戎然則玁狁亦戎也史記秦本紀厲王時西戎反王室滅犬邱大駱之族宣王時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在宣王之六年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幽王時戎圍犬邱莊公子世父爲戎所虜在幽王之六年厲宣問能爲周患者惟西戎然則詩之玁狁即西戎也是以一篇之中或稱玁狁或稱西戎非兩

事也盖西戎之國不一而玁狁爲最强專言之則曰玁狁概言之則曰西戎猶赤狄有潞氏甲氏留吁鐸辰而潞氏爲最强傳或專言潞氏亦或概言爲赤狄也玁狁文皆從犬疑即周語之犬戎猶鄋瞞之或稱爲長狄也以玁狁西戎爲二國而曲爲之解誤矣程子疑西戎兵不加而服朱子疑旣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亦沿鄭孔之悞

按雅之詠文武事者事實多而鋪張少詠宣王事者

事實少而鋪張多此亦世變之一端也故今於小雅六月出車等篇大雅崧高烝民等篇每篇止摘切要數言載之以備當日之事實見中興之梗概其餘鋪張之詞不暇錄亦不勝錄也

備覽○周宣王卽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

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邱史記秦本紀

此以上宣王征西北之事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詩大雅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同上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同上

此以上宣王經畧中原之事

蠢爾蠻荊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詩小雅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詩大雅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

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同上

此以上宣王經畧東南之事○按詩所詠宣王之事其先後雖未敢盡以篇次爲據然以其言考之采芑稱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是玁狁之伐在東南用師之前也江漢稱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常武稱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是徐淮之役在四方畧定之後也以其理推之西戎逼近畿甸患在切膚所當先務封申

城齊皆關東事似可稍緩若淮漢荊徐則距畿較遠服之爲難近者未安不能遠圖理之常也而史記秦仲之死戎莊公之破戎亦在宣王初年故今畧依詩之先後次之要不至大相逕庭也

朱子詩傳釋南仲大祖大師皇父二句云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余按春秋傳云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離騷云朕皇考曰伯庸皆係祖考之名號於祖稱之故之下未有反係子孫之名於祖考之文

之下者其或由祖考而及其子孫則云某人子某某人孫某若南仲果皇父之祖則文當云南仲曾孫大師皇父不當反云南仲大祖大師皇父也南與皇氏也仲與父字也猶春秋傳之稱智伯趙孟也其子孫當世以南與皇冠之故宣王時有皇父幽王時亦有皇父詩有家父春秋亦有家父春秋莊公時有單伯文公時亦有單伯成公以後又有單子然則南仲皇父當各自爲一族不得以此二人爲祖孫也古有以

祖爲名者有以祖爲氏者古之彭祖書之祖已祖伊是也大祖或南仲之稱號未可知也詩之假以溢我據春秋傳乃何以恤我假樂君子據戴記乃嘉樂君子大祖或音之轉字之誤亦未可知也鉄所疑焉可矣不得遂以爲祖考之祖也蓋朱子之誤由信毛鄭正雅變雅之說而以出車爲懿王以前詩南仲爲懿王以前人故不得已而曲爲之解耳說已見前命南仲條下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周語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乃命魯孝公於夷宫同上

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同上

宣王旣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大原同上

一

余考宣王之事據詩則英主也據國語則失德實多判然若兩人者心竊疑之久之乃覺其故有三詩人之體主於頌揚然大雅之述文武者多實錄而魯頌閟宮篇則專尚虛詞荆舒是懲莫我敢承僖公豈足以當之此亦世變之爲之也宣王之時雖尚未至是然亦不免小事而張皇之城方封申亦僅僅耳而其詞皆若威震萬里者是詩言原多溢美未可盡信其故一也國語主於敷言非紀事之書故以語名其書

而政事多不載焉然其言亦非當日之言乃後人取當日諫君料事之詞而衍之者諫由於君之有失道敘衍諫詞者必本其失道之事言之非宣王之爲君盡若是亦非此外別無他善政可書也其故二也古之人君勤於始者多勉於終者少梁武帝創業之主勤於庶政而及其晚年百度廢弛卒致侯景之禍唐明皇帝躬勘大難致開元之治而晚年淫侈亦致祿山之患其始終皆判若兩人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始

勤終怠固宜有之故國語所稱伐魯在三十二年千畝之戰在三十九年皆宣王晚年事而詩稱封申伐淮夷皆召穆公經理之穆公厲王大臣又歷共和之十四年其相宣王必不甚久則此皆宣王初年事無疑也且使宣王果能憂勤振作四十餘年何至幽王之世無道十一年而遽亡其國由是言之詩固多溢美國語固專紀其失要亦宣王之始終本異也其故三也蓋召穆公周之賢相宣王初政實穆公主之故

能致中興之盛猶晉悼公任韓厥荀罃而復霸及荀偃爲政而釋衛不討伐秦遂違霸業遂衰也若以宣王比之大戊武丁誠爲不倫而東萊呂氏因王子晉厲宣幽平而貪天禍之語遂疑宣王無大異於幽厲則亦未免於太過矣故今載二雅之文於前國語之文於後庶宣王始終盛衰之故可以考而知焉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史記周本紀

國語云杜伯射王于鄗墨子云宣王殺其臣杜伯而

不幸杜伯曰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三年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杜伯乘白馬素車追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余按君臣之義猶父子也子不可以讐父臣豈可以讐君乎使杜伯果賢臣必無射王之事杜伯可以死而射王則亦可以生而弑王矣此事不見於經傳惟國語有之然語之亦不詳不知杜伯究爲何人射王究爲何故而亦未言王之死於射也果如墨子之言則是人臣

見殺而非其罪者皆可為厲鬼以弒其君而

也哉春秋傳云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竊疑宣王之事當時言者或亦類是蓋人之將死則鬼神乘其衰氣而見形焉久之而好事者遞相附會遂以為宣王之死於杜伯之射也故今並不錄

幽王 史記年表 元年庚申

〔補〕王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 周語

附錄○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家父作誦以究王訩 詩小雅

按此詩專咎尹氏謂尹氏秉國之均而十月篇歷敘助虐之臣自皇父以下凡七人獨無尹氏則似此二詩非一時作也且此詩家父所作而十月篇有家伯

雖未知其爲父子爲兄弟然要之必非一時之事矣

豈此在幽王之初與抑非幽王時之詩與詩無明文

未敢臆斷姑附錄之於此

赫赫宗周褒姒烕之詩小雅

按史記稱幽王三年見褒姒而愛之雖其年未必有

確據然觀正月十月二詩所稱則褒姒之寵固當在

六年日食前也故次於三川震之後

存參○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晉語

鄭語云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元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

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女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其後司馬氏史記蘇氏古史咸采此文錄之余按神有氣而無形龍則有形物也神安能化爲龍漦在櫝中千年而不化何以一譟而遽爲黿也且童妾未旣齔而遭黿既笄而後孕何以知其孕之因於黿厲王以後歷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凡六十年幽王乃立若褒姒生於宣王之初年則至幽王之時已

老若生於宣王之末年則是童妾受孕四十餘年而始生也其荒唐也如是而司馬氏蘇氏咸信之其亦異矣唯晉語所稱理或有之然亦不敢必其果然故列之於存疑而鄭語不錄焉說並見後伯服條下及前穆王篇中

補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畔之（左傳昭公四年）

備覽○戎圍犬邱世父世父（二字疑衍）擊之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史記秦本紀）

按犬邱之圍即傳所稱戎狄畔之者史記以爲秦襄公二年則幽王六年也故次之於此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詩小雅）

按歷家推此詩日食在幽王六年故次之於圍犬邱之後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同上）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

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上同

此詩衛序以爲刺幽王鄭箋以爲刺厲王鄭云節彼刺師尹不平此篇譏皇父擅恣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艷妻煽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余按艷妻煽處與大雅瞻卬篇哲婦傾城意同即指褒姒而言不得分爲二人且十月日食與歷合川沸山崩與周語合則在幽王之世明矣鄭桓公之爲司徒據鄭語在幽王八年八年以前固不

妨於他人之爲之也故今從序次之幽王之時雖不及師尹未詳其故當師尹在幽王之初與說已見前師尹條下

備覽○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熢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史記周本紀）

存參○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鄭語）

按十月詩所刺助虐之臣七人無虢石父豈石父與

七人不同時與抑國語稱其字而詩稱其名與要之

國語本難盡信姑列之於存參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

婦人詩大雅

存參○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

宜咎而立伯服晉語

按伯服字也太子名之伯服何嘗字之況王之幼子

亦不應字以伯也此事不見於他傳記卽周語亦無
之獨背鄭二語史蘇史伯之言有是然觀所載二子
之言荒誕殊甚伊尹膠鬲之事旣誣安見此文之獨
爲可信也大抵西周之亡載籍缺畧其流傳失實以
致沿訛踵謬者蓋亦有之撰國語者聞有此說遂從
而采之耳又按左傳稱携王奸命諸侯替之杜氏集
解以携王爲伯服考竹書紀年云虢公翰立王子余
臣于携則携王乃余臣非伯服也事固有在疑似之

間而揣度言之致失其眞者安知晉語之不亦類是也故與伐褒之文均列之於存參說並見後條下

衛宏毛詩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朱子詩序辨說云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又以爲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據也余按趙岐孟子注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詞也王充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是此篇

在漢以前齊魯諸家說詩者皆以爲伯奇不以爲平王也且玩通篇語意亦未見其果爲王世子者固未敢決以爲伯奇即何容遂斷以爲平王也朱子之言深得古人愼重鈌疑之意故今不錄此詩

詩序又云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朱子詩序辨說云幽后字誤當爲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

衍說耳余玩此序詞意似以此詩之所稱者乃下國之人以妾爲妻耳但下國之所以如是由於褒姒干后而人效之故推其本而以爲刺幽后非謂詩所言即申后事也且詩中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等語皆似里巷人之言不類王后語氣故序以下國之人當之但詩序之併好以詩爲刺王不論何人何事務委曲而歸其故於王此其所蔽耳朱子反據首三句爲說而以下國化之云云爲衍說失序之本意矣朱子於

小弁篇序之明指爲宜臼者猶不敢必其果然況此序初未明指爲申后又安得遽以爲申后作乎大抵詩序之說揣度附會者多朱子所駁深中其病然亦間有誤會序意而反失其實者故今不錄此詩

降喪饑饉斬伐四國詩小雅

瘨我饑饉民卒流亡詩大雅

按饑饉之患衰世爲多而盛世亦往往有之但盛世政事清明上下一體而民亦有諸積以備不虞故不

足為太患衰世政事廢弛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亦多
躭於逸樂不知慮遠故遇荒歲即不免於流亡百姓
既無固志是以戎得乘其弊而攻之善乎秦鍼之言
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是知驪山之禍固
因於幽王失政亦因於饑饉流亡故錄此詩以著幽
王失國之由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詩小雅

今也日蹙國百里詩大雅

世皆謂申侯致戎戎遂克周殺幽王驪山下夫周之王畿號爲千里有百二山河之險關東諸侯皆甚微謂戎雖強大豈能一旦而遂破之蓋其來有漸矣觀雨無正之二章則諸侯固已多不至者矣觀召旻之卒章則戎之蠶食亦非一日矣周已衰微不振是以戎得一舉而滅之但尚書無宣幽之篇而傳記復多缺軼無從考其詳耳故今采此二篇之文以補其缺

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鄭語

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周諸

備覽○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燧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於雒邑 史記周本紀

晉語史蘇云王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鄭語史伯云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史記周本

紀云王廢申后去大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燧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大子宜臼是爲平王余按此事揆諸人情徵諸時勢皆不宜有申在周之東南千數百里而戎在周西北相距遼遠申侯何緣越周而附於戎黃與弦之附齊也其國在楚東北然楚滅之齊猶不能救遠近之勢然也王師伐申豈戎所能救乎壓庭之啟曲沃

以伐冀也蔡之召吳與伐楚也其地皆相鄰接故
次吳得以因之申與戎相距數千里而申獨之以周
申安能啟戎戎之力果能滅周亦何籍於申之召乎
申之南荊也當宣王時荊已強盛爲患故封申伯於
申以塞其衝周衰申益微弱觀揚水之篇申且仰王
師以戍之當幽王時申畏荊自保之不暇何暇反謀
王室且申何不近附於荊以抗周而乃遠附於戎也
晉獻公欲立奚齊使人殺重耳夷吾重耳奔狄夷吾

奔梁獻公未嘗必求而殺之也楚平王信讒欲殺大子建建奔鄭楚之强可以求建於鄭然平王亦竟聽之宜臼旣逐伯服得立則亦已矣幽王何故必欲殺其子而後甘心也魯子赤齊甥也襄仲反請於齊侯而殺之邾捷菑鄭甥綠晉甥也文公卒邾人立貜且子游卒鄭人立駟乞晉雖伐之問之卒亦不强其必從也此其相與爭者皆兄弟之屬其舅大國盟主也然猶如是况宜臼之於王父子也申侯之於王君臣

也王逐宜咎聽之而已申侯亦不應必欲助其甥以傾覆王室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大綱也文武未遠大義猶當有知之者況晉文侯衛武公當日之賢侯也而鄭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卒弒王而滅周其罪通於天矣此數賢侯者當聲大義以討之即不然亦當更立幽王他子或宣王他子何故必就無君之申而共立無父之宜臼哉西周之亡詩書無言及者於經無可徵矣然春秋

傳往往及東遷時事而不言此至周語述西周事家矣而亦未有此此君臣父子之大變動心駭目不應皆無一言紀之而反旁見於晉鄭之語史蘇史伯追述逆料之言且所載二人之言荒謬亦多矣伊尹聖人也而以為與妹喜比而亡夏膠鬲賢人也而以為與妲己比而亡殷誣矣褒君也而化龍龍漦也而化黿童妾也而生女而孕至數十年又妄矣吾聞以一隅反三隅者未聞三隅不足以反一隅者此言之非

實亦明矣若之何史記據拯追逃逆料之語而紀之為實事也蓋吾嘗讀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及小雅之節南山正月十月雨無正等篇所刺幽王失德羣姦擅政之事正亦多端不但褒姒一事已也而周之患戎其來亦久穆王時嘗征犬戎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出車六月等篇屢言之至幽王時而周益衰故戎益肆耳傳云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畔之詩云今也日蹙國百里然則戎之滅周非一朝一夕之故

蓋緣幽王昏縱淫暴措克在位久矣失民之心是以戎來侵伐而不能禦日漸蠶食至十一年而遂滅戎之力自足滅周初不待於申侯之怨也乃世之論者遂援此以爲平王與於弒父其戍申也以爲平王德其立已而忘不共戴天之仇其亦過矣且晉語鄭語但稱西戎史記分爲西夷犬戎二國而疊言之亦非是故今但取大雅周語之文及鄭語篇終紀事之語次之以著周亡之由而於史蘇史伯所稱者不采於

史記所述者刪而存之懼誣也

豐鎬考信錄卷之七終